

語言分析與華語教學

湯廷池
東吳大學

摘要

本文以華語為例，探討語言分析對於語言教學的重要性，尤其是如何透過語言分析把看似複雜的華語語法現象概化為簡單而清楚的語法規律。本文所討論的華語語法問題包括：（一）華語複合詞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的關係、（二）華語雙音形容詞的重疊規律與條件、（三）華語與英語詞序的對比分析、（四）‘死鬼’與‘死相’的語用解釋。本文強調語言分析的目的在于把母語說話者所內化的語言能力外現為簡要而清晰的語言規律，並且主張語法規律應該要「有知有覺」的學習，然後經過不斷的練習與應用，最後纔能養成「不知不覺」的習慣。

關鍵詞：語言分析、華語教學、複合詞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雙音形容詞的重疊規律、華語與英語詞序的對比分析、語用解釋、認知教學法

1. 前言

要成為一位勝任愉快的語言教師，不但要注意本身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能」(language skill)的培養與充實，而且還要重視「教學觀」(approach)、「教學法」(method)、「教學技巧」(technique)¹等「教學方法」(pedagogical methodology)的研究與技巧。「教學觀」所闡示的是，有關語言教學的基本觀點與假設；「教學法」所討論的是，為了達成語言教學的目標所使用的方法與步驟；而「教學技巧」所研究的則是，在語言教室裡為了實現教學觀與教學法所採取的具體而微的技巧。對於一位語言教師而言，在整個教

¹ 有關教學觀、教學法與教學技巧等基本概念在英語教學中的應用，參 Anthony (1963) 與湯 (1973)。

學方法中，最重要的任務是教學技巧的改進。因為教學觀與教學法都僅提示基本的觀點、原則與大綱，而教學技巧則針對語音、詞彙、句法、語意、語用等各方面所遭遇到的實際問題提出簡明扼要的「解釋」(explication)與適切有效的「練習」(drill)。在「習得」(acquire)母語的時候，這種解釋與練習不一定需要。但是，在「學習」(learn)外語（包括「華語」(teaching or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的時候，這種解釋與練習不但需要，而且確實可以提高教學的效率。

華語教學技巧的研究與改進，不能全靠經驗與觀摩；有時候必須依賴自己的分析與創造。我們在實際教學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層出不窮，無法一一向人請教或在書本上找到答案。因此，我們必須設法自己發掘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找出問題的答案。也就是說，透過語言的分析與研究來改進語言教學的方法與技巧。所謂「語言分析」(linguistic analysis)，基本上牽涉到三個步驟：（一）觀察有關的語言現象(observation)、（二）針對這個語言現象提出「條理化的解釋」(generalization)、（三）檢驗這個解釋的對錯(verification)。基於這個觀點，我們在下面針對（一）華語複合詞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的關係、（二）華語雙音形容詞的重疊規律與條件、（三）華語與英語詞序的對比分析、（四）‘死鬼’與‘死相’的語用解釋這四個主題，以提問與回答的方式來詳細舉例討論如何進行語言分析，並且深入淺出地說明如何運用語言分析來把「本地人」(native speaker)所「內化」(internalized)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 faculty)「外現」(externalize)為人人都可以利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語法規律。

2. 華語複合詞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的關係

2.1 ‘動搖’與‘搖動’

假如一個外國人在國人的談話或文章裡聽到或看到‘動搖’與‘搖動’這兩個複合詞，因而跑來問我們如何辨別這兩個複合詞的意義與用法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樣回答他的問題？根據《國語日報辭典》的注解，‘動搖’是‘不穩定、不堅固’(103 頁)，而‘搖動’是‘擺動、不穩’(353 頁)，但是讀者卻不容易從這些註解中去辨別這一對詞序相反的複合詞在意義與用法上究竟有什麼樣區

別²。其實，‘動搖’是由兩個詞義相近、而且詞類(即「動詞」)與次類(如「及物」、「不及物」或「作格」)相同的‘動’與‘搖’並列合成的「並列式」(coordinative)複合動詞，含有‘動之搖之’的強調意義。另一方面，‘搖動’是由表示動作的‘搖’與表示動作結果的‘動’搭配合成的「述補式」(predicate-complement)複合動詞，含有‘搖而使之動’的使動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搖得動、搖不動’，卻不能說‘*動得搖、*動不搖’。

‘動搖’與‘搖動’不但「內部結構」(internal construction)不同，而且「外部功能」(external function)也有差別。‘動搖’與‘搖動’都兼具「使動及物」(causative-transitive) 與「起動不及物」(inchoative-intransitive)兩種用法。例如：

- (1) a. 他的一番勸告{*搖動／動搖}了我的決心。(使動及物)
 b. 我的決心{*動搖／*搖動}了。(起動不及物)
 (2) a. 他用力{*搖動／*動搖}樹枝。(使動及物)
 b. 樹枝{*搖動／*動搖}了。(起動不及物)

‘動搖’的使動及物用法常以抽象名詞組(如(1a)句的‘他的一番勸告’)為「起因」(Ca(use))主語，而以抽象名詞組（如(1a)句的‘我的決心’）為「客體」(Th(eme))賓語；而其起動不及物用法，則以抽象名詞組(如(1b)句的‘我的決心’)為客體主語。另一方面，‘搖動’的使動及物用法常以有生(特別是指人)名詞組(如(2a)句的‘他’)為「主事者」(Ag(ent))主語，而且以具體名詞組(如(2a)句的‘樹枝’)為客體賓語，而其起動不及物用法，則以具體名詞組(如(2b)句的‘樹枝’)為客體主語³。也就是說，‘動搖’與‘搖動’分別具有下面(3a)與(3b)的「論旨網格」(theta-grid)：

- (3) a. ‘動搖’: [(Ca) Th]
 ⟨ +Abstract ⟩
 b. ‘搖動’: [(Ag) Th]
 ⟨ -Abstract ⟩

² 尤其是‘不穩定、不堅固’與‘不穩’的注解都是形容詞用法(如‘很(不){穩定/堅固/穩}’)；以形容詞用法來注解動詞用法，顯然不妥。

這裡附帶一提語言變遷的問題。韓愈在〈祭十二郎〉一文中，有「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的詞句。依照現代華語的說法，「齒牙動搖」一般都說成「牙齒搖動」，「齒牙」與「牙齒」以及「動搖」與「搖動」的詞序都改變了。由此可窺見，從唐朝到現在約一千年之間的漢語詞彙演變的一斑。

2.2 ‘生產’與‘產生’

除了‘動搖’與‘搖動’以外，其他詞序相反的華語複合詞還有‘生產’與‘產生’、‘緊要’與‘要緊’、‘痛苦’與‘苦痛’、‘適合’與‘合適’、‘喜歡’與‘歡喜’、‘羅網’與‘網羅’等。這幾對複合詞又如何辨別其意義與用法呢？

首先，‘生產’與‘產生’都屬於並列式複合動詞，而不屬於述補式複合動詞；因為這兩個複合動詞都不允許「能願標誌」(potential marker)‘得、不’的插入。因此，‘生產’與‘產生’的意義與用法不能依其內部結構來辨別，而只能依其外部功能來區隔。也就是說，‘生產’是以主事者(包括‘公司、工廠’等機構設施)或‘工具’(In(strument)；如‘機器’)名詞組為主語的「動態動詞」(actional verb⁴)，而‘產生’則是以起因(Ca)名詞組為主語的「靜態動詞」(stative verb)。試比較：

- (4) a. 我們(的 {公司／工廠}) {生產／*產生} (主事者主語)
一萬輛 {汽車／自行車}。
b. 這一部機器一天可以 {生產／*產生} (工具主語)
一萬公升的蒸餾水。
- (5) a. 工廠的廢液 {產生／*生產} 了很大的 (起因主語)
{公害／金屬污染} ⁵。
b. 環境的污染 {產生／*生產} 了很多健康問題 ⁴。(起因主語)
- (6) a. 趕緊生產家電用品！ (出現於祈使句)
b. {我們準備／他鼓勵我們} 生產 {玩具／冰箱／家電用品}。
(動態動詞；充當「主語控制動詞」(subject-control verb；如‘準備’)或「賓語控制動詞」(object-control verb；如‘鼓勵’)的補語)
- (7) a. * 趕緊產生影響！ (不能出現於祈使句)
b. * {我們準備／他們鼓勵我們} 產生 {弊端／影響／不良效果}。
(不能充當主語控制動詞或賓語控制動詞的補語)

這也就是說，‘生產’與‘產生’分別具有下面(8a)與(8b)的論旨網格：

⁴ 又稱為‘dynamic verb’。

⁵ ‘產生’的賓語名詞組並不限於抽象名詞，因為我們也可以說‘這家工廠產生大量{廢液／廢水／廢氣}’。

- (8) a. ‘生產’：[{ Ag/In } Th]
 b. ‘產生’：[Ca, Th]

2.3 ‘緊要’與‘要緊’

其次，‘緊要’與‘要緊’也是語素相同而語序相反的並列式複合詞，這裡語序的不同又產生了意義與用法上的差別。《國語日報辭典》注‘緊要’為‘重要’(637 頁)，而注‘要緊’為‘急切重要’(755 頁)；似乎暗示這兩個並列式複合詞是近義詞，只是‘要緊’在重要的程度上超過‘緊要’而已。‘要緊’與‘緊要’，除了在詞義上幾近於英語‘important’與‘imperative’(或‘emergent’)的差異以外，在詞用上呈現下列幾點差異：

- (一) ‘緊要’的用法比較受限制，通常出現於固定的四字成語（如‘緊要關頭、十分緊要’）；而‘要緊’的用法則比較自由，常可以做形容詞謂語（如‘這件事（很）要緊、你身體（很）要緊。’）
- (二) ‘緊要’較少與否定詞‘不’連用，也較少出現於正反問句。例如，我們可以說‘這件事 { 不要緊。／要(緊)不要緊？ }’，卻較少說‘[?]這件事 { 不緊要。／[?]緊(要)不緊要？ }’。

如果國內一般人都能接受這些用法上的差別，那麼在一般口語裡的述語用法裡似乎多用‘要緊’，而比較少用‘緊要’。

2.4 ‘痛苦’與‘苦痛’

第四，‘痛苦’與‘苦痛’也是同義語素‘痛’與‘苦’並列合成的並列式複合詞，兩者的不同也在於語素前後次序的差異。《國語日報辭典》對‘痛苦’所做的注解是‘身體或精神上感到不快活’(552 頁)，而對‘苦痛’所做的注解則是‘同“痛苦”’(701 頁)，顯然又是把‘痛苦’與‘苦痛’做為同義詞來處理。但是，‘痛苦’與‘苦痛’的適用一般都限於名詞用法（如‘切身的 { 痛苦／苦痛 }、忍耐 { 痛苦／苦痛 }’，相當於英語‘(a great deal of) pain’的名詞用法），而形容詞與動詞用法則多用‘痛苦’；因為我們通常都說‘失敗（的滋味）令人（很）痛苦、我感到（很）痛苦’（相當於英語‘painful’的形容詞用法）或‘他（因為痼疾纏身而）痛苦了一生’（相當於英語‘suffer from pain’的不及物用法），而不常說‘^{??}失敗（的滋味）令人（很）苦痛、^{??}我感到（很）苦痛’或‘[?]他（因為痼疾纏身而）苦痛了一生’。不過，華語的‘痛苦’只有形容詞用法與起動不及物用法，

而沒有使動及物用法；因為我們一般都不能說‘*這件事情很 { 痛苦／苦痛 } 我。’（相當於英語‘(it) pains (me a lot to ...)’的及物用法）。

華語雙音形容詞‘痛苦’之具有形容詞與起動不及物用法，而不具有使動及物用法；正如一般華語單音形容詞之以表示「狀態」(state)為基本用法（如‘(很){太／硬／直／挺／紅}’），並與動貌標誌‘了’與‘起來’連用來表示起動不及物用法（如‘{太／硬／直／挺／紅}{了／起來}’），但是只有部分形容詞在一定的限制下⁶具有使動及物用法（如‘太著 { 膽子／肚子 }、硬著頭皮、直著脖子、挺著胸膛、紅著 { 臉／眼睛 }’）。以單音形容詞‘痛’與‘苦’為例，二者都具有形容詞的狀態用法（如‘很 { 痛／苦 }’），並具有起動不及物用法（如‘我的心就痛 { 了／起來 }、我的處境就苦 { 了／起來 }’），但是似乎只有‘苦’具有使動及物用法（如‘這一次可苦了你了’）。

2.5 ‘適合’與‘合適’

第五，‘適合’與‘合適’也是語素相同、語序相反，而在詞義與用法上有相當差別的並列式複合詞。《國語日報辭典》以‘相配合得好’(838 頁)來注‘適合’，而以‘適合’來注‘合適’；這種以同義詞來處理複合詞詞義的方式是偏重構成複合詞語素的字義，而忽略複合詞的外部功能的結果。其實，根據一般年輕人的語感反應，‘適合’與‘合適’這兩個複合詞，在表示狀態的形容詞用法上常可以通用（如‘這件衣服（對你）很 { 適合／合適 }’）。但是，也有些人認為，在這個以具體名詞‘這件衣服’為陳述對象的例句裡用‘合適’比較適當，而在‘這裡的環境對你不 { 適合／合適 }’這個抽象名詞‘這裡的環境’為陳述對象的例句裡則用‘適合’比較妥當。另一方面，在及物用法裡似乎多用‘適合’；例如，‘這種行為不適合你的身分’與‘這裡的氣候很適合種甘蔗’這兩個例句似乎分別比‘這種行為不合適你的身分’與‘這裡的氣候很合適種甘蔗’來得常用。又，在這兩個例句裡，主語的‘這種行為’與‘這裡的氣候’都是抽象名詞；但是抽象名詞並不是及物用法的必要條件，因為我們仍然可以說‘這件衣服很適合你’。

⁶ 例如，常與動貌標誌‘著’連用，並以表示身體部位的名詞為賓語且與表示人的主語名詞照應等。

2.6 ‘喜歡’與‘歡喜’

第六，‘喜歡’與‘歡喜’也是由同義語素並列合成的複合詞，二者之間的不同只是其排列次序顛倒而已。根據《國語日報辭典》，‘喜歡’是‘(1) 快樂 (2) 愛好’(146 頁)，而‘歡喜’則是‘(1) 歡樂 (2) 同 “喜歡”，是心愛的意思’；顯然又把這兩個複合詞做同義詞或近義詞來處理。但是，根據一般人的實際用法，‘喜歡’多做及物動詞或形容詞使用⁷，後面常帶賓語，相當於英語的及物動詞‘like’或形容詞‘(be) found of’；而‘歡喜’則多做不及物形容詞使用，後面不能帶賓語，相當於英語的形容詞‘(be) glad’或‘(be) pleased’。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家都很喜歡你’或‘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很歡喜’，卻似乎較少說‘大家都歡喜你’或‘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歡喜’。至於在‘你送的禮物，我們都很喜歡/歡喜’這樣的倒句裡，充當主題的‘你送的禮物’在句法與語意關係上仍然是‘喜歡’的賓語，因而並不違背‘喜歡’的及物用法。另外，具有形容詞用法的‘歡喜’可以跟華語的一般雙音形容詞一樣以‘AABB’的形式重疊（如‘大家都歡歡喜喜的回來’），但是具有及物動詞用法的‘喜歡’卻一般都不如此重疊（如‘大家都喜喜歡歡的回來’）⁸。

以上從‘生產’與‘產生’到‘喜歡’與‘歡喜’的每一對例詞，雖然在內部結構上都屬於並列式複合詞，但是在外部功能（即詞類或其次類）上卻不盡相同。有人認為，在自然語言裡，無論是哪一個語言，都不存在真正的同義詞⁹。自然語言（或者更精確地說，運用自然語言的人類）似乎在詞彙的運用上趨向避免重疊，因而語素相同而語序相反的並列式複合詞都在意義與用法上趨向分化而產生差異。這種差異是約定成俗地在無意識中產生的，所以可能有「方言差異」(dialectal variation；這裡所謂方言包括「地域性方言」(regional dialect)與「社會性方言」(social dialect)等)甚或「個人差異」(idiolectal variation)，但

⁷ 《國語日報辭典》裡‘愛好’的注解似乎也暗示‘喜歡’具有及物動詞用法，但是前面‘歡樂’的注解之近於名詞用法，以及‘歡喜’裡‘同 “喜歡”’的注解，卻又否定了這樣的解讀。又，華語的形容詞一般都可受程度副詞的修飾（如‘{很/非常/特別}{喜歡(你)/歡喜}’），並且可以出現於比較句（如‘他比我更{喜歡(他)/歡喜}’）。

⁸ 至於‘喜歡’之不能像華語的一般雙音（及物）動詞一樣以‘ABAB’的形式重疊，可能是由於表示心理狀態的雙音及物動詞或形容詞（如‘敬佩、尊重、佩服’）一般都不能重疊的緣故。

⁹ 例如，英語的‘eye-doctor’與‘ophthalmologist’都指稱‘眼科醫生’，但是前者屬於非正式的口語詞彙，而後者卻屬於較正式的書面語詞彙。也就是說，二者的「外延」(denotation)可能相同，但「內涵」(connotation)卻不同。他如，英語的‘couch’、‘sofa’、‘davenport’也並不表示完全相同的意思。

是大體而言似乎在同一個「語言社群」(speech community)的說話者之間有相當的一致性。

2.7 ‘羅網’與‘網羅’

最後，‘羅網’與‘網羅’也都由語序相反的‘羅’與‘網’合成。‘羅’原指‘捕鳥之網’¹⁰，而且可以有動詞用法（如‘羅（雀）掘（鼠）、羅列（猶‘陳列’）、羅（列分）布、羅致（猶‘招致’）、羅織、羅取’）。‘網’也原指‘羅取魚鳥之具’¹¹，而且也可以有動詞用法（如‘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見《漢書》）。因此，‘羅’與‘網’原來是同義詞，而‘羅網’與‘網羅’則很可能是並列式同義複合詞，猶如‘天羅地網’是由‘（以）天（爲）羅’與‘（以）地（爲）網’兩個同義複合詞並列而成的四字成語。不過，在現代華語裡，‘羅網’可以分析爲兩個同義名詞語素‘羅’與‘網’並列合成的複合名詞（如‘（自投）羅網’）；而‘網羅’則可以分析爲由兩個同義及物動詞語素‘網’與‘羅’並列合成的複合及物動詞（如‘網羅（人才）’）。也就是說，原來兼具名詞與（及物）動詞用法的‘羅’與‘網’，在現代華語裡則各由‘羅網’與‘網羅’分別擔任名詞與動詞用法。因此，‘羅網’與‘網羅’的內部結構語外部功能分別可以用下面(9a)與(9b)的「樹狀結構圖」(tree-diagram)來表示¹²：



由表示工具名詞‘羅’與‘網’轉成動詞‘羅’與‘網’的用例¹³，在華語裡屢見不鮮。例如，由工具名詞‘鋸（子）、鏟（子）、犁（子）、鋤（頭）、鎖’等分別轉成動詞‘鋸木（頭）、鏟（泥）土、犁田、鋤田、鎖門（戶）’等。在現代華語

¹⁰ 《國語大詞典》330 頁。

¹¹ 《國語大詞典》122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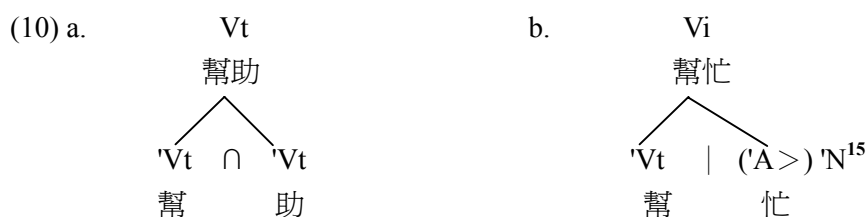
¹² ‘X’表示「詞」(word)，‘X’表示「語(素)」(morph(eme))，而‘∩’則表示「並列」(coordination)。

¹³ 這一種詞類之間不帶「詞綴」(affix)的轉用，叫做「轉類」(conversion)或「零加綴」(zero-affixation)。

裡，‘羅’與‘網’都很少以單音動詞使用¹⁴。因此，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網羅’是由工具名詞語素‘網’修飾及物動詞語素‘羅’合成的偏正式（及物）複合動詞，即含有‘（以）羅網（之）’的意思。

2.8 ‘幫助’與‘幫忙’

其次，我們從語素完全相同的複合詞轉到語素部份相同的複合詞。許多人都以為華語的‘幫助’與‘幫忙’，儘管只有第一個語素相同，卻是同義詞或近義詞。例如，《國語日報辭典》（254 頁）為‘幫助’與‘幫忙’所做的注解，分別是‘幫助，援助’與‘助人辦事’。這裡以‘幫忙’來注解‘幫助’，幾乎暗示這兩個複合動詞是「可以互相通用」(mutually interchangeable)的同義詞。其實，‘幫助’是由兩個詞義相近的及物動詞‘幫’與‘助’（在現代華語裡，‘幫’是「自由語」(free morph)，而‘助’卻是「黏著語」(bound morph)合成的並列式複合動詞，而‘幫忙’則是由及物動詞‘幫’與已由形容詞轉類為（賓語）名詞的‘忙’合成的「述賓式」(predicate-object)複合動詞。二者在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上的差異可以用下面(10)的樹狀結構圖來表示：



因此，及物動詞的‘幫助’可以帶上賓語名詞，但是不能用領位（即‘…的’）名詞、數量詞、形容詞等來修飾‘助’，也不能在‘幫’與‘助’之間插入‘了、過’等「動貌標誌」(aspect marker)。相對地，‘幫忙’則因為本身在複合詞內部已經含有賓語名詞（即‘N’），所以不能在複合詞外部另外帶上賓語名詞¹⁶；但是可以用領位名詞、數量詞、形容詞等來修飾名詞語素的‘忙’，也可以在‘幫’與‘忙’之間插入‘了、過’等動貌標誌。試比較：

¹⁴ 不過，在瓊瑤的小說中似乎有‘網住一片雲’這樣的說法。

¹⁵ 豎線‘|’表示前項述語（及物）動詞與後項賓語名詞之間的結構關係，而‘(A>) 'N''則表示由形容詞語素轉類為名詞語素。

¹⁶ 因此，在(10b)的樹狀結構裡，‘幫’標名為‘Vt’（及物動詞語素），但‘幫忙’卻標名為‘Vi’（不及物動詞語素）。

- (11) a. 我來幫 {助／*忙} 你。
b. 我來幫你的 { *助／忙 }；他幫過許多次 { *助／忙 }；
他幫了很大的 { *助／忙 }。
c. 我幫 {了／過} 他的 { *助／忙 }。

不過，有許多人在這一對複合動詞的詞義相近與用法相似的影響下，逐漸把及物動詞(Vt)‘幫助’與不及物動詞(Vi)‘幫忙’的用法互相混淆。結果，‘幫忙你’這樣的及物用法也就開始出現了。例如，褚文誼在《傳記文學》上刊載的自述中就有‘幫忙我十年的朋友’這樣一句話。這種語言現象似乎可以用「併入」(incorporation)的詞法機制來說明；也就是說，複合動詞內部的賓語名詞語素(N)被述語及物動詞語素(Vt)吸收而與及物動詞(Vt)合而為一，因而整個複合動詞‘幫忙’仍然可以保留其及物性(Vt)而允許在複合動詞外部另外帶上賓語名詞¹⁷。就‘幫忙’的例詞而言，這種把述賓式複合動詞的賓語名詞語素併入述語及物動詞語素的過程似乎仍然在進行中，目前尚未完全定型。但是，‘關心（國家的未來）、小心（火燭）、注意（自己的健康）’等述賓式複合動詞的賓語名詞語素‘心、意’都經過長久的併入而「虛化」(grammaticalize)的結果與述語及物動詞語素合而為一，不但整個複合動詞充當及物動詞使用而可以帶上賓語名詞¹⁸，而且既不能用領位名詞、數量詞、形容詞等來修飾賓語名詞語素，也不能在述語動詞語素與賓語名詞語素之間插入‘了、過’等動貌標誌。試比較：

- (12) a. 大家都應該 {關心／注意} 健康。
b. 對這件事，我們都關 (*了) (*很多的) 心。
c. 對這件事，我們過去也注 (*過) (*很多次) 意。

¹⁷ 這個時候，在(10b)的樹狀結構圖裡最頂端的節點標名就要從‘Vi’改為‘Vt’來表示述語及物動詞語素(Vt)併入賓語名詞語素(N)的結果仍然保留及物動詞的「次類畫分屬性」(subcategorizational feature) ‘+[_NP]’。

¹⁸ 這些複合形容詞一方面因為併入賓語名詞語素而具有及物形容詞用法(如‘我們都很 {關心／小心／注意} 這件事’)，而另一方面則仍然保留其不及物形容詞用法而把賓語名語在介詞‘對(於)’引介之下移到句首(如‘對(於)這件事，我們都很 {關心／小心／注意}’)或述語動詞的前面(如‘我們都對於這件事很 {關心／小心／注意}’)。

2.9 ‘偶然’與‘偶爾’

‘偶然’與‘偶爾’都由形容詞語素的‘偶’(如與‘奇數’相對的‘偶數’)與副詞詞綴‘然’(如‘毅然、居然、忽然、突然、驟然、勃然’)與‘爾’(如‘莞爾、卒爾、卓爾’)合成的複合詞,但是其意義與用法如何區別?《國語日報辭典》先用‘(1) 料想不到的 (2) 恰巧遇到的、不常有的’(61 頁)來注‘偶然’,然後在同頁裡以‘偶然’來注‘偶爾’,似乎在暗示‘偶然’與‘偶爾’是同義詞,甚至可以互相通用。其實,這兩個複合詞無論在意義與用法上都很有區別,絕不能混用。例如,在詞義上,‘偶然’表示意外(相當於英語的‘accidentally, by accident, by chance’)而與‘必然’相對;而‘偶爾’則表示次數少(相當於英語的‘occasionally, on occasion’)而與‘經常’或‘時常’相對。同時,‘偶然’可以直接修飾名詞來形成複合名詞(N);而‘偶爾’則必須借助於修飾語標誌的‘的’字纔能修飾名詞來形成名詞組(NP)。因此,我們雖然可以說‘偶然現象’或‘偶然事件’,卻不能說‘*偶爾現象’或‘*偶爾事件’,而必須說成‘偶爾的現象’或‘偶爾的事件’。又‘偶然的錯誤’與‘偶爾的錯誤’這兩句話都可以說。但是,第一句話的意思是‘偶然意外的錯誤’,而第二句話的意思是‘偶爾幾次的錯誤’;因而這兩句話的含義並不相同。另外,‘偶然’除了副詞用法以外,還有形容詞用法;而‘偶爾’則只有副詞用法。因此,我們可以說‘很偶然、不偶然’,卻不能說‘*很偶爾、*不偶爾’。

2.10 ‘忽然’與‘突然’

‘忽然’與‘突然’也是由形容詞或副詞語素‘忽、突’與副詞詞綴‘然’合成的複合詞,但是在意義與用法上有什麼差別?《國語日報辭典》以‘一種動作或事物的出現很快’(286 頁)來注解‘忽然’,然後在 603 頁以‘忽然’來注解‘突然’;顯然也是以同義詞的方式來處理這兩個複合詞。在詞義上,不少人認為‘突然’比‘忽然’更強調情況發生得迅速而出人意料(因而分別相當於英語的‘abruptly’與‘suddenly’),但是我們不容易找到適當的例句來顯示這兩個複合副詞在語意程度上的強弱對比¹⁹。也有人認為,‘突然’可以出現於主語之前或主語之後,而

¹⁹ 雖然有‘突如其來’而沒有‘忽如其來’的四字成語,但是這個語言事實並無法證明‘突’與‘忽’之間突然性的強弱差異。

‘忽然’則較少出現於主語之前²⁰。但是，徵諸實際用法，‘突然’與‘忽然’似乎都可以出現於主語之前或句首的位置來修飾整句。試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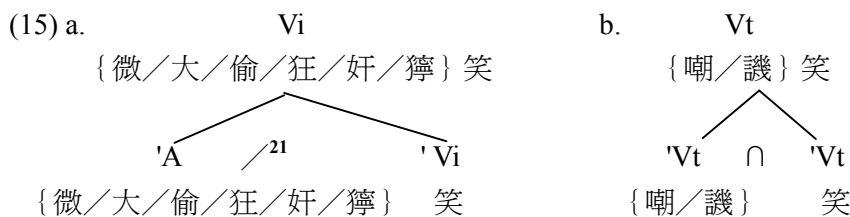
- (13) a. 所有的人 { 突然 / 忽然 } 都站了起來。
b. { 突然 / 忽然 } (間)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

‘突然’與‘忽然’最大的區別，乃是‘突然’有副詞與形容詞兩種用法，而‘忽然’則只有副詞用法。因為只有‘突然’的形容詞用法可以受程度副詞‘很’等的修飾，並且在修飾語標誌‘的’的引介下修飾名詞。試比較：

- (14) a. 事情來得 (很) 突然；我感到十分突然；(很) 突然 (的) 事件
b. *事情來得 (很) 忽然；*我感到十分忽然；* (很) 忽然 (的) 事件

2.11 ‘{微／大／偷／狂／奸／獐}笑’與‘{嘲／譏}笑’

‘微笑、大笑、偷笑、狂笑、奸笑、獐笑’與‘嘲笑、譏笑’這兩組複合動詞的前項語素（‘微、大、偷、狂、奸、獐’）等都在詞類上屬於形容詞（或由形容詞轉為副詞）語素（如‘{微微／大聲／偷偷／瘋狂／奸詐／獐獐} {的／地}’），並修飾後項不及物動詞語素的‘笑’而合成「偏正式」(modifier-head)複合不及物動詞。另一方面，後一組複合動詞是由前項及物動詞語素‘嘲、譏’與後項及物動詞語素‘笑’合成的並列式複合及物動詞。這兩組複合動詞在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上的差異，可以用下面(15)的樹狀結構圖來表示：



在(15a)的偏正式複合動詞裡，「主要語」(head)是出現於複合詞右端的不及物動詞語素‘笑’(Vi)；因此，不及物動詞這個句法屬性經過「屬性滲透」

²⁰ 我們也想到利用電子語料庫來查詢‘突然’與‘忽然’之間在句首的位置出現的頻率差異，但是即使這個頻率果真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也需要設法詮釋為什麼會呈現這樣的差異。是由於內部結構、外部功能、或其他什麼可能的理由？

²¹ 斜線‘／’表示偏正式，即前項語素修飾後項語素。

(feature percolation)滲透到複合動詞‘{微／大／偷／狂／奸／獐}笑’而成爲整個複合動詞的句法屬性。另一方面，在(15b)的並列式複合動詞裡，出現於複合詞左右兩端的及物動詞語素（即‘{嘲／譏}’(Vt)與‘笑’(Vt)）都可以說是主要語；因此，及物動詞這個句法屬性也滲透到複合動詞‘{嘲／譏}笑’而成爲整個複合動詞的句法屬性。

我們有理由相信：(15a, b)所分析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確實獲得語言事實的支持。首先，(15a)的不及物動詞與(15b)的及物動詞的區別，可以從下面例句(16)的合法度判斷中看出來。試比較：

- (16) a. 他{向／對著}我{微笑／大笑／偷笑／狂笑／奸笑／獐笑／[?]*嘲笑／[?]*譏笑}。(不及物動詞)
 b. 不要{嘲笑／譏笑／*微笑／*大笑／*偷笑／*狂笑／*奸笑／*獐笑}別人。(及物動詞)

同時，在偏正式複合動詞(15a)裡充當主要語的不及物動詞語素‘笑’，既不表示褒義，也不表示貶義；可以說是表示中立意義的‘笑’。另一方面，(15b)的並列式複合動詞是由兩個同義詞（或近義詞）並列合成的，含有‘嘲之笑之’與‘譏之笑之’的強調意義。由於前項語素的‘嘲’與‘譏’都是表示貶義（即含有惡意或不懷好意的笑），所以後項語素的‘笑’必須也是表示貶義的；如此方能滿足並列複合詞「同義並列」的條件²²。在前面的討論裡，我們曾經主張偏正式複合動詞裡充當主要語的不及物動詞‘笑’是表示中立意義的‘笑’；現在又主張並列式複合動詞裡充當主要語的及物動詞‘笑’是表示貶義的‘笑’。現代華語裡有沒有這樣的兩種‘笑’的意義與用法？下面例句(17)裡不及物用法與及物用法的‘笑’確實分別提供了中立意義與貶義的不同解讀。試比較：

- (17) a. 他{向／對著}我笑；他在笑。 （不及物用法；中立意義）
 b. 不要笑別人；你在笑我。 （及物用法；貶義）

3. 華語雙音形容詞的重疊規律

Charles N. Li 與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²² 華語並列複合詞的前後語素在句法範疇上其詞類與次類必須相同；而在語意內涵上必須屬於同義詞或近義詞，只有少數例詞（如‘早晚、橫豎、反正（以上屬於副詞用法）、呼吸、忘記（可能屬於述賓式）’）是屬於對義詞或反義詞。

reference grammar (《漢語語法》) 三十三頁談到華語形容詞的重疊問題。他們說：“我們應該注意並非所有的形容詞都可以重疊。可是，似乎沒有什麼規律可以規定哪些形容詞可以重疊、哪些形容詞不可以重疊”。但是，我們不禁要發問：如果華語的形容詞的能否重疊並無規律可循，那麼我們為什麼又能判斷哪些形容詞可以重疊、哪些形容詞不能重疊？甚至於哪些形容詞如何重疊？我們不可能把所有可以重疊的形容詞（以及其重疊的方法）一一記在腦子裡，然後根據這個記憶來逐一判斷哪些形容詞可以重疊。因為在我們生長的過程中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也沒有辭典可以查詢）哪些形容詞可以重疊、哪些形容詞不能重疊；而且，有許多形容詞（包括新造的形容詞）從來沒有自己用過、也沒有聽別人說過。可見，我們的語言能力中自有一套有關華語形容詞的重疊規律來判斷哪些形容詞可以重疊，以及如何重疊；問題只是把這些內化的語言能力如何經過條理化外現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語法規律而已。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無法討論有關華語形容詞重疊的所有規律²³；因此，只選擇其中牽涉到「貶義」(pejorative meaning)的雙音形容詞來討論。例如，下面(18a)裡表貶義的並列式複合形容詞都可以有‘XXYY’與‘X 裡 XY’兩種重疊形式²⁴，而(18b)裡表褒義或中立意義的並列式複合形容詞卻只有‘XXYY’一種重疊形式²⁵。試比較：

- (18) a. { 很骯髒／骯髒骯髒／骯裡骯髒 }、{ 很模糊／模模糊糊／模裡模模糊 }、{ 很糊塗／糊糊塗塗／糊裡糊塗 }、{ 很囉唆／囉囉唆唆／囉裡囉唆 }、{ 很馬虎／馬馬虎虎／馬裡馬虎 }
- b. { 很乾淨／乾乾淨淨／*乾裡乾淨 }、{ 很清楚／清清楚楚／*清裡清楚 }、{ 很漂亮／漂漂亮亮／*漂裡漂亮 }、{ 很老實／老老實實／*老裡老實 }、{ 很孤單／孤孤單單／*孤裡孤單 }²⁶

這一種貶義形容詞與‘X 裡 XY’之間的關係最顯著的表現見於以單音形容

²³ 關於華語形容詞重疊規律的詳細討論，參湯(1982)。

²⁴ 一般說來，口語詞彙(如‘麻裡麻煩’)比書面語詞彙(如‘複裡複雜’)更容易重疊。

²⁵ 一般說來，口語詞彙(如‘老老實實、快快樂樂、漂漂亮亮’)比書面語詞彙(如‘^{??}忠忠實實、^{??}愉愉快快、*美美麗麗’)更容易重疊。

²⁶ 有些華語形容詞的內部結構係由表示程度的名詞、形容詞或動詞來修飾名詞，如‘雪白、漆黑、筆挺、冰涼；鮮紅、烏黑；滾熱、噴香、通紅’。這一類複合形容詞因為本身含有表示程度的修飾語，所以常不受程度副詞的修飾；重疊形式也常用‘XYXY’，而不用‘XXYY’。

詞修飾名詞“氣”的偏正式形容詞中。下面的例句(19)顯示：在具有內部結構“A（形容詞）+氣”的複合形容詞中，只有褒義形容詞可以用‘XXX Y’的形式重疊，而貶義形容詞則只能用‘X 裡 XY’的形式重疊。

- (19) a. {很秀氣／秀秀氣氣／*秀裡秀氣}、{很客氣／客客氣氣／*客裡客氣}
 b. {很土氣／*土土氣氣／土裡土氣}、{很俗氣／*俗俗氣氣／俗裡俗氣}、{很流氣／*流流氣氣／流裡流氣}、{很寶氣²⁷／*寶寶氣氣／寶裡寶氣}、{很闊氣／*闊闊氣氣／闊裡闊氣}

我們有理由相信：雖然沒有人(或沒有辭典)告訴我們哪一些形容詞如何重疊，但是我們的「大腦皮質」(cortex)細胞中卻具有一種「語言能力」(language faculty)來判斷哪一些形容詞如何重疊。因此，一般觀眾聽到在電影《小逃犯》裡楊惠珊對著髒兮兮的兒子說‘你這個孩子神裡神經’，或在華視的連續劇《新孟嘗君》裡常楓對女扮男裝的夏玲玲說‘你這個人女裡女氣’這些話的時候，也都能見怪不怪地接受（甚至於一點都沒有注意到這些是相當新穎的說法²⁸）；因為這些說法可能是第一次聽到，卻符合存在於大腦皮質細胞中的華語形容詞重疊規律。

4. 華語與英語詞序的對比分析：從何瑞元的〈老外開講〉談起

以上談的是有關華語詞法的問題，下面談有關華語句法的問題。很久以前，美國人何瑞元先生在《聯合報》有一個專欄叫做〈老外開講〉。在某一期的〈老外開講〉中，何先生曾經提到：英美人士把個人看得比家族重要，所以把「人名」(given name)放在「家姓」(family name)之前；而中國人則把家族看得比個人重要，所以把家姓放在人名之前。請問他的話有沒有道理？我曾經利用華語教學研討會向與會人士提出這一個問題，竟然有不少聽眾贊成何瑞元先生的說法。

²⁷ ‘{很寶氣／流氣／闊氣}’等說法可能不如‘寶裡寶氣、流裡流氣、闊裡闊氣’的普遍，但是‘寶氣、流氣、闊氣’等確實具有形容詞用法，而這些形容詞用法卻來自名詞用法的具有程度上的比較。相似的例詞如‘寶貝’，本來是名詞用法（如‘（你是我的心肝）寶貝’），然後逐漸衍生動詞用法（如‘（他）很寶貝（孩子）’）與形容詞用法（如‘（他這個人）很寶貝’）。

²⁸ 這些說法之所以新穎，不但是由於‘神裡神經’與‘女裡女氣’可能是第一次(或至少是很少)出現，而且還由於‘很神經’與‘很女氣’也很少有人使用。

語言是種族文化的產物。凡是種族文化的產物，無論是文物制度、風俗習慣或語言文字，都會受到這個種族的歷史背景與社會形態的影響。美國人類語言學家 Benjamin L. Whorf 與 Edward Sapir 曾提出一個假設（世稱「Sapir 與 Whorf 的假設」(Sapir-Whorf hypothesis)），認為人類的語言不但受文化背景與社會環境的影響，而且語言也反過來影響人的思維與認知。何瑞元先生所提出的有關英漢姓名排列次序與個人主義以及家族主義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有趣的假設，但是這個假設恐怕不容易證明為真。我們並不知道漢民族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姓氏究竟起源於何時。但是，我們幾乎可以確信，無論是漢民族或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開始有姓氏的時候一定是在封建時代以前，而個人主義的抬頭應該是晚近（至少是啓蒙時期以後）的事情。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家族無論是出現於人名之前或後，其次序都應該是固定不變的，並不因為個人主義的抬頭或家族主義的式微而改變其前後次序。

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決定各個語言裡家姓與人名的排列次序？而且，這個因素的存在與否，如何證明為真（至少可以證明為假）？我們認為，決定各個語言裡家姓與人名的前後次序的，不是使用這個語言的民族對於個人與家族的觀點如何，而是在這個語言裡名詞的「修飾語」(modifier)出現於「主要語」(head)名詞的前面還是後面。如果在某一個語言裡名詞的修飾語出現於主要語名詞的前面，那麼在這一個語言裡家姓就出現於人名的前面。反之，如果在某一個語言裡名詞的修飾語出現於主要語名詞的後面，那麼在這一個語言裡家姓就出現於人名的後面。與何瑞元先生所提出的假設不同，我們的假設很容易憑藉各個語言的語言事實來證明其真假，而「能證明為真」(verifiable；verifiability)或「能證明為假」(falsifiable；falsifiability)是科學研究的方法與態度上的「美德」(virtue)。漢語名詞的修飾語，不管是單詞、詞組或子句修飾語都出現於主要語名詞的前面；所以在「林國華」這一個姓名裡，家姓「林」出現於人名「國華」的前面，表示「林家的國華」。另一方面，英語名詞的修飾語，除了限定詞、量化詞、形容詞等單詞（包括複合詞）修飾語以外，處所與時間副詞、介詞組、不定詞、現在分詞與過去分詞等詞組修飾語、以及同位與關係子句等子句修飾語都出現於被修飾語名詞的後面²⁹；所以在「John Smith」這一個姓名裡，家姓「Smith」出現於人名「John」的後面，表示「John of the Smith family」。換句話說，家姓與人名的出現次序，其實就是「名詞組」(NP)裡「修飾語」(modifier)與「被修飾語」(modificand；或「主要語」

²⁹ 關於英語名詞修飾語的位置，參湯(1988)。

(head; center)) 的出現次序；在語法結構上，家姓是修飾語成分，而人名則是被修飾語成分。

這個假設不但能說明華語與英語裡家姓與人名的出現次序，而且應該能說明所有語言裡家姓與人名的出現次序。在我們所認知的幾十種語言裡，家姓與人名的出現次序都與該語言裡修飾語與被修飾語的出現次序相吻合。同時，這個假設還可以說明下列兩點華語與英語詞序上的差異。

(一) 華語裡有關地址寫法的詞序與英語裡有關地址寫法的詞序正好相反。華語的地址寫法是區域較大的地名在前，而區域較小的地名在後（例如，‘台灣新竹市民族路 113 巷 6 號’）；英語的寫法是區域較小的地名在前，而區域較大的地名在後（例如，‘6 Lane 113, Mintsu Road, Hsinchu, Taiwan’）。這個詞序上的差異，也來自華語的名詞修飾語出現於被修飾語名詞的前面（比較：‘台灣的新竹市的民族路的 113 巷的 6 號’），而英語的名詞修飾語則出現於被修飾語的後面（比較：‘6 of Lane 113 of Mintsu Road of Hsinchu of Taiwan’）。

(二) 在華語與英語裡，不但有關姓名與地址的寫法完全相反，而且有關日期的寫法也不相同。華語裡日期的寫法是從較大或較長的時間單位開始（如‘2004 年 12 月 4 日上午 10 點 50 分’），而英語裡日期的寫法則大致是從較小或較短的時間單位開始（如‘10:50 a.m., December 4, 2004’）。這個詞序上的差異顯然也與華語與英語裡名詞修飾語與被修飾語的出現次序有關。

以上有關華語與英語名詞組裡修飾語與被修飾語（亦即主要語）的詞序差異，不但可以更進一步「概化」(generalize)為「主要語在尾」(head-final；如華語、日語、韓語等)與「主要語在首」(head-initial；如英語、德語、法語等)的「語言類型參數」(language-typology parameter)，而且除了名詞組(NP)以外還可以適用於動詞組(VP)。例如，在下面(20)的例句裡，「時間」(time)、「處所」(location)與「情狀」(manner)副詞在句子裡的出現次序，華語與英語形成詞序正好相反的「鏡像」(mirror image)關係。試比較：

(20) a. He studied diligently (i) at the library (ii) yesterday (iii).

b. 他昨天 (i) 在圖書館裡 (ii) 認真地 (iii) 讀書。

時間、處所、情狀等副詞常修飾動詞(或動詞與其賓語、補語³⁰)，藉以表達動詞所表示的動作或事態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以及怎麼樣發生。因此，在華語的例句(20a)裡，動詞‘讀書’是主要語；情狀副詞‘認真地’修飾‘讀書’、處所副詞‘在圖書館裡’修飾‘認真地讀書’、而時間副詞‘昨天’則修飾‘在圖書館裡認真地讀書’。另一方面，在英語的例句(20b)裡，動詞‘studied’是主要語；情狀副詞‘diligently’修飾‘studied’、處所副詞‘at the library’修飾‘studied diligently’、而時間副詞‘yesterday’則修飾‘studied diligently at the library’。我們可以把華語以及英語裡各種副詞與主要語動詞之間的修飾關係用方括弧表示出來：

- (21) a. 他 [昨天 [在圖書館裡 [認真地 [讀書]]]]。
b. He [[[[studied] diligently] at the library] yesterday].

我們也可以從(21)裡各種副詞的出現分布裡看得出來：情狀副詞與主要語動詞的語意關係最為密切，所以最靠近動詞；處所副詞與主要語動詞的語意關係次之，所以出現於情狀副詞的外面；時間副詞與主要語動詞的語意關係又比處所副詞更遠一層，所以出現於處所副詞的外面³¹。可見，就各種副詞與主要語動詞的語意關係而言，其親近或修飾次序在華語與英語裡都是一樣的：情狀副詞與主要語動詞的語意關係最為密切、處所副詞次之、而時間副詞則最為疏遠。華語與英語所不同的是：華語的副詞都出現在主要語動詞的前面（即「主要語在尾」），而英語的副詞則出現於主要語動詞的後面（即「主要語在首」）；因而在各種副詞的修飾次序上呈現了鏡像關係。

再把討論的觀點從動詞組副詞移到句子（或「屈折詞組」(IP)）副詞。華語與英語的副詞都可以出現於「句首」(sentence-initial)位置³²來充當「修飾

³⁰ 所謂補語，包括間接賓語（亦即終點補語）與處所補語等。在華語與英語裡，主要語動詞都可以出現於賓語或補語的前面（如‘送一本書給他’與‘send a book to him’）；也就是說，在含有賓語與補語的動詞組(V')裡華語與英語都屬於主要語在首的語言，而在含有副詞或附加語的動詞組(VP)裡華語與英語則分別屬於主要語在尾與主要語在首的語言。參 Huang (1982)。

³¹ 在孩童認知的過程中，處所觀念的認識比時間觀念的認識為早。在孩童語言習得的過程中，處所副詞的習得也比時間副詞的習得為早。另外，在許多語言裡時間介詞多半是由處所介詞轉用而來的。

³² 華語的整句副詞，除了句首的位置外，還可以出現於「句中」(sentence-medial；即主語與謂語的中間)的位置；而英語的整句副詞則除了句首的位置以外，還可以出現於句中與「句尾」(sentence-final)的位置。

整句的副詞」(sentential adverb)。因此，我們的分析可以預測：副詞在句首的位置出現的時候，在華語與英語裡情狀、處所、時間副詞的出現次序應該是一樣的。也就是說，各種副詞在句首的位置出現的次序應該是：(i) 時間副詞（與句子的語意關係最為疏遠）、(ii) 處所副詞（與句子的語意關係較為親近）、(iii) 情狀副詞（與句子的語意關係最為親近）。下面(22)與(23)的例句似乎證實我們的預測是正確的³³。

(22) a. 去年 (i) 在日本 (ii) 我遇見了一位朋友。

b. Last year (i) in Japan (ii) I came across a friend of mine.

(23) a. 他是什麼時候 (i)、在什麼地方 (ii)、怎麼樣 (iii) 做的？

b. When (i), where (ii) and how (iii) did he do it?

以上的分析討論顯示：無論在華語或是英語裡，各種副詞與主要語動詞或句子的語意關係或親近次序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修飾語與主要語之間的前後次序（即「主要語出現於修飾語的前面」抑或「主要語出現於修飾語的後面」），以及句首、句中、句尾三種不同的出現位置，卻影響了這些副詞在兩種語言裡表面結構上的出現次序。華語基本上屬於「主要語在尾」或「修飾語出現於主要語前面」的語言³⁴；因而在詞序上具有下列幾點基本特徵：

- (一) 限定詞、數詞、量詞、領位名詞、形容詞、關係子句、同位子句等名詞修飾語都出現於主要語名詞的前面。
- (二) 表示時間、處所、工具、手段、情狀等副詞或狀語都出現於主要語動詞或形容詞的前面。
- (三) 程度副詞或狀語出現於主要語形容詞或副詞的前面。
- (四) 修飾整句的副詞或狀語(包括從句)出現於主要語句子的前面(即句首)。

相形之下，英語在詞序則兼具「主要語在首」與「主要語在尾」兩種現

³³ 華語的情狀副詞很少連同時間與處所時間出現於句首的位置，所以在(22)的例句只出現時間與處所副詞。又，在(23)的例句裡，英語的疑問副詞因為「WH 移首」(wh-fronting)而出現於句首的位置，而華語的疑問副詞則因「WH 遺留」(wh-in-situ)而出現於句中的位置。

³⁴ 關於華語詞序的詳細討論，參湯(1986)。

象；因而在詞序特徵上較華語為複雜：

- (一) 限定詞、數量詞、領位名詞、單詞形容詞、單詞名詞、單詞現在分詞、單詞過去分詞等出現於主要語名詞的前面；而時間副詞、處所副詞、介詞組、不定詞組、分詞詞組、關係子句、同位子句等則出現於主要語名詞的後面。
- (二) 表示情態與頻率的副詞出現於主要語動詞的前面（即句中）或後面（即句尾）；表示時間、處所、工具、手段、情狀等副詞或狀語（包括詞組與子句）則出現於主要語動詞或其補語的後面（即句尾）。
- (三) 程度副詞出現於主要語形容詞或副詞的前面；表示程度的詞組或子句則出現於主要語形容詞或副詞的後面。
- (四) 修飾整句的副詞或狀語出現於主要語句子的前面(即句首)，但是也可以在停頓(常用逗號來標示)之後出現於句中或句首的位置。

以上華、英兩種語言在「詞序類型」(word-order typology)上的差異，可以說明下列華語與英語相對例句裡詞序上的異同。試比較：

- (24) a. 這三個聰明的日本 小孩子 都是 我的 學生。
b. These three intelligent Japanese children are all my pupils.
- (25) a. 他們是 那種 人人都會喜歡的 小孩子。
b. They are a kind of children that everyone likes.
- (26) a. 李先生破產的 消息 令人感到驚訝。
b. The news that Mr. Lee went bankrupt surprised everyone.
- (27) a. 他 常常 跟他太太 去慢跑。
b. He often went jogging with his wife.
- (28) a. 她 用小刀 小心地 把信封拆開。
b. She opened the letter carefully with a knife.
- (29) a. 他 跟你一樣 高。
b. He is as tall as you.
- (30) a. 她 比她妹妹 更 漂亮。
b. She is more beautiful than her sister.
- (31) a. 我昨天打電話的時候， 你湊巧不在家。
b. You happened to be out, when I called you yesterday.

- (32) a. 她 一看到我 就放聲大哭。
 b. She burst out crying as soon as she saw me.
- (33) a. 好在 沒有人受傷。
 b. Fortunately, nobody was hurt.
 b'. Nobody, fortunately, was hurt.
 b". Nobody was hurt, fortunately.
- (34) a. 如果我有足夠的錢， 我就會買這棟房子。
 b. I would buy this house if I had enough money.
 b'. If had enough money, I would buy this house.

5. ‘死鬼’與‘死相’的語用解釋

假如有一個外國人在華人間的談話裡聽到‘死鬼’與‘死相’這兩個詞，因而跑來問這些詞的意義與用法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回答他的問題？翻開手邊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國語大詞典》，在 1035 頁找到‘死鬼’的注釋是“謂去世的人”，卻找不到‘死相’這個詞。我們再去弄一本國語日報社出版的《國語日報辭典》，在 443 頁找到‘死鬼’的注釋是‘①去世的人，②一般罵人’的話，但是仍然找不到‘死相’這個詞。我們把這些辭典的解釋告訴這位外國人，但是他卻說：他是聽一位太太講“我們家‘死鬼’好‘死相’，昨天晚上還跟我說了一大堆肉麻的話，說什麼...”這樣一句話的；‘死鬼’好像指的是她的丈夫。這位太太顯然不是寡婦，所以‘死鬼’不可能是指“去世的人”。而且，她說這句話的時候，面部的表情是笑嘻嘻的，所以也不像是罵人的話。無奈之餘，我們搬出一部英華辭典來告訴他；‘死’的英文是‘dead, deceased, no longer alive or living’、與‘鬼’相當的英文單詞有‘ghost, demon, devil, evil spirit’等、而‘相’則表示‘appearance, expression, outward look’等意義。他卻搖頭表示仍然不解。最後，我們翻了華語的語法講義，帶幾分得意地告訴他：‘死鬼’與‘死相’都是「偏正式複合詞」，由前面的修飾語素‘死’來修飾後面的主要語素‘鬼’與‘相’。哪知這一位外國朋友卻唉了一聲嘆，垂頭喪氣地走開，嘴裡還喃喃地說：“華語真深奧，真不可思議，連華人都沒有辦法解釋清楚”。

其實，‘死鬼’的‘鬼’指的就是‘人’；例如，‘餓鬼’（分為已經死了的與仍然活著的兩類）、賭鬼、酒鬼、煙鬼、色鬼、小氣鬼、冒失鬼、短命鬼等。以‘鬼’來指稱人，通常含有貶義，因而多用來指稱某種行為、癖性或嗜好不良的人。但是，這種貶義並不是絕對的；例如，當一位媽媽在孩子面前稱呼他“你

這個小鬼真是！”的時候，她心裡的滋味可能是又疼又氣，在百般無奈中仍然割捨不得的心情。‘死鬼’的‘死’也不是“死亡”或“喪失生命”的意思；因為這裡的‘死’已經由“死亡”或“喪失生命”的原義引申到“固執、固定、堅決”（如‘死賣力氣、在門口死等、死不認錯、打死結、死性、死守’）、“不變通、不通達”（如‘死規矩、死法子、死腦筋、死路、死水、死記、死句、死契’）等含有貶義（‘死’本來就是人人所不願意而忌諱的）的意思，這一種貶義在“死不要臉、死不認帳、死皮賴臉”等說法裡更加明顯。這也就是從‘死’的「字面意義」或“言內之義”(literal meaning)轉到「比喻意義」或“言外之義”，包括因為「隱喻」(metaphor)或「語意擴張」(semantic extension)所獲得的「比喻意義」(figurative meaning)以及與談話的「言談情境」(speech situation)或「言談當事人」(speech participant)有關的「人際意義」(interpersonal meaning)與「情緒意義」(emotive meaning)。

綜合‘死鬼’的字面意義、比喻意義、人際意義與情緒意義，我們可以推測：一位太太用‘死鬼’這個詞來稱呼她丈夫可能源出兩種含義；在她的眼裡她丈夫是有許多永遠無法改變（‘死不肯改變’、‘死不能改變’）的缺點或過失的人，而她卻非得與他長相廝守（或者是‘死守’？）不可的終身伴侶（因而在婚姻的標會上已經變成‘死會’了）。但是，這樣的穿鑿附會相當地勉強，因為‘死鬼’與‘（{你這／他那}個）{傢伙／飯桶／白痴／老不羞／殺千刀的}’這些表示貶損意義的稱呼同類，都屬於「表示屬性的稱呼語」(pronominal epithet)，實際使用的時候，在「稱呼者」(addresser；或「說話者」(speaker))與「被稱呼者」(addressee；或「聽話者」(hearer))的性別、年齡、二者之間的情誼關係、社會背景與使用場合等各方面，受種種限制。這些限制包括：

- （一）呼者限於女性，而被稱呼者則限於男性。
- （二）稱呼者與被稱呼者多半是成年人，至少是年齡在思春期之後。
- （三）稱呼者與被稱呼者之間具有相當親密或親暱的關係。這種親暱關係 從肌膚之親到情侶之誼等深淺不同的關係，但是基本上可以說是男女雙方可以互相打情罵俏的關係。
- （四）這個表示男女親暱關係的稱呼語，一般說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用詞，因而可能遭受所謂“上流社會”的忌諱。使用的場合，多半限於私人家裡（如閨房之內）或私底下的範圍（如膩友之間），很少在大庭廣眾或當著外人面前公開使用。

‘死鬼’在詞類上屬於名詞；而‘死相’卻屬於形容詞，因為有人會說‘死死

相！’、‘你怎麼這麼死相！’這一類的話。‘死相’雖然是形容詞，但是似乎較少受程度副詞（如‘很、不大、太、最、比較、非常、特別’等）的修飾，也不能像一般形容詞那樣靠重疊來表示程度的加強或主觀的評價（比較：‘死死板板’與‘*死死相相’）。這可能是由於‘死’在複合形容詞‘死相’裡兼具程度副詞的作用（比較：在‘死緊地抓著不放’、‘死硬派’等說法裡出現的‘死’的意義與用法）。其他，如‘雪白、朱紅、鐵青、漆黑、冰冷、滾熱、筆挺’等偏正式複合形容詞的前項修飾語素也兼具（最高級）程度副詞的功能，所以這些形容詞也都不容易再受程度副詞的修飾，就是重疊的時候也不用“XXYY”的形式，而用“XYXY”的形式（比較：‘雪白雪白；*雪雪白白’、‘滾熱滾熱；*滾滾熱熱’、‘筆挺筆挺；*筆筆挺挺’等）。除了詞類歸屬上的不同以外，上面所提出的有關‘死鬼’的語用限制大致可以適用於‘死相’。不過‘死相’的使用範圍與限制似乎比‘死鬼’稍微寬鬆些。因此，針對上述‘死鬼’的語用限制，提出下面稍微放寬與補充的有關‘死相’的語用限制：

- （一）呼者仍然限於女性（即男性很少使用這種稱呼語），但被稱呼者除了男性以外，還可以包括同性膩友。
- （二）稱呼者的年齡仍然多半在思春期以後，但是使用者的年齡階層可能比‘死鬼’較為年輕。不過，稱呼者與被稱呼者之間的關係，仍然限於同輩之間（或長輩對於晚輩），絕少出現於晚輩對長輩的稱呼。
- （三）稱呼者與被稱呼者之間的關係不限於男女之間，而可以擴大到女性之間，常含有“嬌瞋”的情緒意義。
- （四）使用場合比‘死鬼’較為公開，尤其是在女性之間使用的時候。

從以上的分析與討論，可以知道：‘死鬼’與‘死相’的意義與用法應該從「語用」(pragmatics)的觀點，如稱呼者與被稱呼者的性別、年齡、身分關係、社會背景、使用場合等有關言談背景的因素來加以解釋；而有關的「語用解釋」(pragmatic explanation)或「語用限制」(pragmatic constraint)也與其他有關語音、音韻、詞法、句法、語意的現象與問題一樣，經過仔細的觀察與分析後，可以清清楚楚地加以條理化，訂出簡要明確的規律來。

6. 結語

以上就華語複合詞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功能的關係、華語雙音形容詞的重疊規律、華語與英語詞序的對比分析、以及‘死鬼’與‘死相’的語用解釋等四個

主題，討論如何進行語言分析、如何應用於語言教學。語言分析要直接觀察實際語料，並從看似煩雜的語料中發現個中規律來加以條理化，更要仔細檢驗這些規律的內容（如有差錯，就要加以補充或修正）。同時，在檢驗的過程中，不但要提出對自己的分析有利的佐證，更要注意對自己不利的反證。佐證越多越好，而反證則要設法「解開」(explain away)。例如，設法證明所謂的反證其實是「似是而非的反證」(apparent counterexample)，而不是「真正的反證」(genuine counterexample)；如果是真正的反證，就要進一步把有關的語法規律加以「概化」(generalize)來容納這些反證，或根本修訂這些語法規律來符合語言事實的需要。因此，針對著特定的語法現象進行分析的時候，時時要注意除了目前的分析以外還有「其他可能的分析」(alternative analyses)，努力從眾多可能的分析中選出最有「條理性」(generality)、「單純性」(simplicity)與「普遍性」(universality)的分析來。

所謂「條理性」(又稱「概括性」或「一般性」)，指的是語法規律所能分析或詮釋的語法現象務必完整而周延；所謂「單純性」，指的是語言分析所援用的「原初概念」(primitive concept)與「運算機制」(computational mechanism)務必減少到最低限度的需要³⁵；而所謂「普遍性」，指的是語法規律所適用的語言對象越普遍越好，所適用的語法結構越廣泛越好。爲了評估語法規律的條理性、單純性與普遍性，我們有關語法分析的論述或語法規律的擬訂必須做到某種程度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衍生語法」(generative grammar)之所以要求語法的論述必須「明確而完整」(explicit, precise and complete)就是這個緣故。有了針對語法規律的明確而完整的條理化，我們纔能驗證這些語法規律是否與語言事實相符而「有效」(valid)、是否不含多餘的概念或機制而「單純」(simple)、是否能廣泛適用於人類自然語言而「普遍」(universal)。就這一點意義而言，僅僅是用於「個別語言」(language-specific)或「個別語法結構」的理論或分析都失去其存在意義與價值。也就是說，當前語法理論的主要關心已經從「個別語法」(particular grammar；PG)的描述轉移到「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UG)的建構。所謂普遍語法，簡單地說是可以適用於人類所有自然語言的共通的原則與規律。因此，普遍語法好比是幫助我們了

³⁵ 十四世紀英國的哲學家奧坎(William of Occam (又拼做 Ockham))主張把論證裡非真正需要的部分盡量加以削除，這種論證或方法態度，俗稱「奧坎的剃刀論證」(Occam's razor argument)。又，這種論證的方法與態度似與當前「極小主義方案」(minimalist program)有一脈相通的地方。主張唯獨具有「(實質)概念上的必要性」((virtual)conceptual necessity)的因素纔能在語法理論上承認其存在價值。

解個別語法的公路地圖(road map)或幫助我們建構個別語法的藍圖(blueprint)，在從事語言分析的時候無異提供我們正確的方向與途徑，值得我們去學習與研究。

參考文獻

- Anthony, E. M. (1963) "Approach, Method and Techniqu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17:2.
- Charles N. Li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漢語語法》).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何容 (1974),《國語日報辭典》。台北：台北國語日報社。
- Huang, C. T. (黃正德)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台灣東方書店 (1963),《國語大詞典》。
- 湯廷池 (1973),〈英語教學：觀念、方法與技巧〉,《英語教學季刊》,4 卷 4 期 6-12 頁；並刊載於湯廷池 (1977),《英語教學論集》,1-16 頁。台灣學生書局。
- 湯廷池 (1982),〈國語形容詞的重疊規律〉,《師大學報》,27 期,頁 279-294。
- 湯廷池 (1986),〈關於漢語的詞序類型〉,收錄於湯 (1988)《漢語詞法句法論集》,頁 449-537。台灣學生書局。
- 湯廷池 (1988),〈英語的「名前」與「名後」修飾語：結構、意義與功用〉,《英語認知語法：結構、意義與用法(上集)》,頁 453-514。台灣學生書局。

湯廷池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11 台北市士林區臨溪路 70 號

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Ting-chi Tang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linguistic analysis to language teaching, by discussing how seemingly complicated grammatical phenomena in Chinese can be reduced to a few simple and explicit rules by closely observing the relevant linguistic data and generalizing them into grammatical rules with certain explanatory as well as descriptive power. Altogether, four topics are discussed with detailed example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external functions of Chinese compounds, (2) conditions on the reduplication of Chinese disyllabic adjectives, (3) a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word orders, and (4) a prag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usage of ‘死鬼’ and ‘死相’. It is also emphasized that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grammar as a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starts with conscious knowledge of grammatical rules involved, which ultimately become unconscious linguistic habits through constant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s.

Key words: linguistic analysi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or second langu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external functions of Chinese compounds, conditions on the reduplication of Chinese disyllabic adjective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word orders, a pragmatic explanation of ‘死鬼’ and ‘死相’, a cognitive approach